

一封公開信

寫給「不嫌待遇可恥而忠心工作」的教師

教館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

半饑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工多子弟結冤仇。

如今得遂青雲志，遮卻當年一半羞！

親愛的朋友：當年我讀了這首寫實詩，便從清高的教壇退下來，令我不能為這神聖任務而終生，如果我不是在十餘年前蒙主呼召而為聖僕，那麼，我退下教壇這件事便成為永不能填補的遺憾。

有誰不想揚名聲、顯父母？有誰甘心嘗菜根生涯以終生？因此，青雲之路便吸引了青年們放下教鞭了。

時光又快過了三十年了，到了今天，教壇上的光景已不大如前，從前教師們可以坐下來講書，學生們百依百順的聽從教師指揮亦步亦趨，現在，教師們不止要站起來講書，更非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可，否則，很容易就聽到不知來自何處的鞋擦地板聲，我想，不久的將來，我們這羣位列「天、地、君、親、師」第五級尊貴地位的教師們，非跪在地上而向坐或臥在沙發上的學生爺爺講書不可了。我並非說過去坐講而今日立授的不對，乃是由這種「進步」。說明了教師地位日漸低微而已。

親愛的朋友，當你看到一位身為校監兼校長的寫給你的信時，很自然的下意識地覺得反胃，覺得一個漁利者在受薪階級之前有甚麼可說，有的不過是佛口蛇心而已，誠然，你因為被榨的是寶貴的、滿有營養的奶，而食的只是隔夜的乾草，這能不教你憤恨嗎？但如果你摒去普通的成見，除下有色的眼鏡，你就會聽到我你倆心聲的共鳴。我很清楚你甘受這可恥的待遇仍忠心不懈的工作，我從未聽見你為此而發過怨言，因此，我常為你不平，你我總算是進過學校，也從學校隆重的畢業禮中歡送出來，可是，在目前冷酷的社會情況中，我們未至淪落在街邊擺檔接寫書信或在黃大仙廟前替人解籤，真正體驗到社會的矛盾，人為的不均勻，也深切了解憑待遇厚薄不能決定工作成果的良窳。

親愛的朋友，如果有關教育當局未能替你改善待遇的話，我實在沒有甚麼辦法可以貢獻了。我不知道你願意替「那些」行家批改文卷否？間說「行情」是每卷三角至五角的

代價，果爾，你每晚「戙起床板」用咖啡提神止睡，亦可以改完五十卷吧？五五廿五，那麼每晚可以有廿五元收入，打個八折也有廿元，每月卅天計，豈不和政府的甲級教師待遇差不多嗎？如果這個辦法行得通，也不要自嘆「文章無價」了。

然而，我得提醒你，你有這般高入息時，更要檢點你的生活行為，有人或者週末赴澳門「逢場作興」，但在你來說是「不」的 -- 是不可以，不可能，不應該，因為你是「為人師表」呀！

你看至此，會覺得我替你作無聊的狂想吧？真的，我何嘗不知道啊！不過，朋友，我有甚麼話可以安慰你呢？除非你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動機和目的。你能真正把教育工作看為神聖任務嗎？你能把自己的生命向這個神廟旁解籤捱命，就可自我解慰嗎？而且，還得政府給予「准用」教師的資格，待遇雖可恥，地位卻高貴啊！雖然「准用」二字有些那個，活像廿餘年前廣東有一種「暫作銀毫券用」的法幣一樣，你的價值仍是法幣（即是法制明定的貨幣，價值等於大洋銀）啊；不過一時未許流通而屈為「暫作」啊！從好的方面想，你隨時有被定為永遠通用的可能（？）那時，你或許也被列為甲級，受最榮譽的名銜，領最優厚的俸祿；凡事也得從壞處想，不過，在這件事上，我卻希望你不可想下去。我以為，我也相信，在今日教育事業最崇高、最神聖，唱得最響亮的時代中，不會把你和像你一樣的不可少的人物丟棄的。

祇是，有一個可慮的問題，一旦你得到正如我上述好方面的奇遇時，又會引起嫡庶之爭嗎？縱使再跑出管夷吾，晏平仲之輩來，又能使公子們和平共處嗎？你可以看看近日報載「政府學校教師反對提高補助學校待遇」的新聞，就會想到你自己的地位和命運了。

「百無一用是書生」，「秀才革命，三年不成」，這是不幸而言中或是經驗之談，但是內鬨卻攘臂奮呼。我不暇自憐自嗟，卻為一般視同行如敵國的斯文人可憐可嗟！甚至可哀可哭！

親愛的朋友，我從前接到你結婚喜柬時向你賀喜過，你為孩子們擺羌酌時也為你歡樂過，可是，如果你依然故我的「扑」（借用粵俗語）下去，我卻怕你的兒子們連進幼稚園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太清楚你的入息除了房租之外，兩夫婦捱麵飽也不成。朋友，我真不敢也不能再說下去了，難道我要勸你轉行做木匠、泥水匠或搭棚佬嗎？

我曾很認真的考核過，而很欣賞和滿意你對學生們批改的文卷，也曾涉獵過那些像天之驕子的教師們授課和批卷情形；我曾實際的窺察過你的生活行檢是那麼誠謹地保持着教師尊嚴，我又何嘗不見到那些厚祿優位者的生活隨便和不似人師的可鄙相呢？我不願作

對照的看法和批評，只希望你從神聖任務投資！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你能把這個工作奉獻在主的手中嗎？你能真正做到活着為主，工作為主嗎？

誠然，這是一個沉重的擔子，但肯放在主的十字架下，主會告訴你：「這擔子是輕省的」。

時代是在進步中，教育工作當然也是在進步中，但你們的待遇在最短期間內未必會改變得從心所欲，那麼，有甚麼方法可以應付面前的環境呢？除非你是一個有主生命的基督徒，否則，終是在呻吟、徬徨、掙扎中過着自悲自憐的生活而已！我說這話是過份嗎？不，不，你在這個世代中見到幾多個同情又能實際支助而解決你的困難的人呢？雖然如此，但我仍希望你的汗不會白流，你的氣不會白費，你忠心的工作，終會有果效的。

菜根是香的 (?) 粉筆也是香的 (?) 我為你的工作馨香祝禱吧！

你的忠誠朋友

一九六五年仲夏之夜寫於蘇屋村劍蘭樓